

乡村记忆

## 种自留地

陈志刚

上世纪60年代初,为了解决口粮不足的问题,让全村的人都能吃饱穿暖,在掖县(今莱州市)西由公社的统一安排下,我们村的村干部果断决定:把村庄周围所有分散、不能连成大片土地,以生产队为单位,留下菜园子用地后,全部按人口分到每家每户。乡亲们亲切称其为“我们家的自留地”。

当时,我家在大队户口簿上有农业户口4人,分别是外祖父、外祖母、我和妹妹。父母是公办老师,一个在本地,一个在外地,属非农业户口,不能参加自留地的分配。

我家很快就分到自留地两小块,共计半亩多。一块在场院北门前的大沟崖上,黑土肥沃,是水浇地;另一块在村东的黄土大坡上,是干巴巴的旱田。

姥姥对母亲说:“水田咱们就种玉米和小麦,既能减少吃地瓜和菜团子的顿数,还能多蒸几锅大馒头,解解馋。”

“那旱田呢?”母亲紧接着问。

姥姥说:“就种谷和黍子吧。”

母亲非常高兴,这样可以弥补公家粮站不供应小米和黄米的短板。

不得不,那些年的“三秋”生产,不仅劳动强度很大,而且农活繁多,自然拖延了自留地的种植时间。

刨完玉米秸,就要腾地。然后耙地、送粪、施底肥、耕地、耩地……一环扣一环。节气和墒情又不等人,进度刻不容缓。因此,种自留地的事,只能搁置起来。其实,那些“以队为家”的社员们,早已把自留地抛在了脑后。

等“三秋”生产的大会战快要结束的时候,已是寒露节气。老乡们这才如梦初醒,应该去种自留地了。于

那天中午,我们全家人正在吃午饭。队里的“耩把式”施大叔匆匆地走进我家,热情地对母亲说:“刘老师,我来给您耩地了。”

母亲非常感动,赶快让他坐下喝水、抽烟。他却说:“忙得很,不用了,咱们一起去自留地吧。”

母亲二话没说,立马拿起装在小布袋里的麦种、一根大绳和二根小绳,叫上我和妹妹,便快步流星地向自留地奔去。

在行进中,施大叔对母亲说:“队长家的孩子跟您上学,连学名都是您起的,再说您家男人不在家,完全可以借借队上的牲口用,何必母子三人

就打起一个小坝,改到另一垄。一上午的工夫,返青水就浇完了。它不仅滋润了麦田,更滋润了我们的心田。

一晃就到了灌浆和成熟期,沉甸甸的麦穗满坡飘香。我和发小们怎能经得住它的诱惑!每天放学后都要偷偷地摘下几穗,放在左手的手心里,再扣上右手,不停地搓动,一会儿,胖胖的麦粒就脱壳而出,轻轻一吹,麦糠落地。我们喇地一下把麦粒捂进嘴里,越嚼越甜,越嚼越香,回味无穷,那个高兴劲儿和味蕾的满足感就甭提了。

这仅仅是小小的初尝。等到母亲把收割后的麦穗,放在天井用碌碡碾压脱粒,分拣晾晒后,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,连夜推磨,磨出了两大袋

然而,每家的情况不尽相同。这不,住在一个胡同里,腰上扎着草绳子、系着烟荷包、挂着大烟袋锅子的李大爷,见人便乐呵呵地说:“我要在旱田种关东烟,抽不了的那些烟片(叶)子,拿到集上还是抢手货。”

队里的王大伯家,男女青壮年劳力多,分到口粮后还能再分工分粮(劳动粮)。他家打算种芝麻,想着收获后可以到油坊多换些香油,赶集卖了换钱,过年好多做几件新衣裳。

那时的母亲三十多岁,身材高挑,臂膀结实,留着一头乌黑的短发,眼睛里闪着自信,脸上笑容灿烂。她时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粗布蓝花上衣,骨子里透着乡下妇女朴素勤劳能干的气质。

是,每天散工后、上工前,便一窝蜂似地涌向了各家的自留地。

天刚蒙蒙亮,左邻家的地里,男人们侧弯着腰,倾尽全力,用小镰刨玉米秸,把根上的泥土拍打干净后,齐刷刷地放下。不到一袋烟工夫,秸秆叶子上的露水和身上出的汗水,把粗布褂子溼得透透的。

女人们则蹲在地上,娴熟地把玉米棒子掰下来,再捆成一个个小的秸捆。而孩子们却全然不顾,争先恐后地寻找那些少得可怜、不长玉米棒子

拉耩受罪?”

“那牲口是集体的,我不能用啊。再说它也有灵性,拉犁、拉耩、拉车、累了一秋啦,完全也应该歇歇。”母亲这样对答。

走进自留地,施大叔两手握紧耩把,母亲熟练地把大绳子系到耩的中心支架上,再把两根小绳子系到它的两边,我们几乎同时把绳子放上了肩膀。

这时,施大叔便响亮地说:“咱们开耩啦。”

他的话音刚落,我们母子三人一起拉紧绳子,同频共振,受到牵引力的老式木耩,瞬间就向前移动起来。两只尖尖的小铁角,深深地嵌入深翻过的土

子雪花般的面粉。

姥姥高兴得合不拢嘴,一口气蒸了两三锅麦香浓郁、筋道起发的大馒头。赶快叫我趁热给左邻右舍每家先送去两个。剩下的那些,我们全家一连吃了好几天,真是既解馋又过瘾。至今想起,那股香甜的味道还会从记忆里涌出来。

又是一年金秋季。在母亲的精耕细作、辛勤管理下,我们家旱田的谷子将要成熟啦。我站在坡上眺望,一穗穗金灿灿的饱满谷子,把原本直立纤细的脖颈压得弯弯,微风一吹,轻轻摇曳,并发出沙沙的声响,仿佛在向人们招手说:“又是一个大丰收。”

我禁不住感叹:谷子啊,你来年会长得更好,让我们收获得更多。



图片由王学雷、俐平摄影,赵锡亭提供

“田小草”  
王进英

柳君

近期山东电视台播出了电视剧《俺娘田小草》,街谈巷议中,人们不断谈起另一位“田小草”——栖霞市松山街道松山村的王进英。她挽救流浪孩子的动人故事,在当地已传为佳话。

24年前,已经养育十五岁的大女儿和十二岁的小女儿的王进英夫妇,又迎来了一个特殊的生命——被遗弃的流浪儿小诚。经常宿在草堆里的小诚被王进英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,她在家庭生活并不宽裕的情况下,做通丈夫的思想工作,决定收留这个孩子。在取得小诚生父的同意后,她到民政部门签订了收养协议。女性的光辉在她身上闪耀,她给予了小诚一个温暖的家,从教孩子读书识字到讲人生的道理,她用心教育、体贴、感化小诚。从那以后,小诚脸也洗干净了,衣服不再破破烂烂了,像个正常的孩子一样背起书包上学了。

养育之路,满是艰辛。小诚体弱多病,王进英和丈夫常常在深夜背着孩子奔赴市人民医院和乡镇卫生院,拿药、看病、打吊瓶,守护在病床前。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,她省吃俭用,有自己一口吃的就有小诚一口吃的,自己舍不得买一件新衣服,却总是给孩子准备得妥妥当当。她用那并不宽厚却无比温暖的肩膀,为孩子撑起了一片晴空,也赢得了广大村民的称赞。

在小诚的成长过程中,王进英不仅注重物质上的抚养,更重视精神上的滋养。她耐心地教导孩子如何做人、做事,鼓励他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。每当孩子遇到挫折时,她总是第一时间给予安慰和鼓励,让孩子重新振作起来。在初中毕业面临何去何从的当口,她又和小诚的老师一起分析孩子学习情况,鼓励孩子去职业中专学习,最终毕业后找到一份外资企业的工作。

王进英夫妻多年如一日,用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无私的爱,将小诚抚养长大。小诚长大成人后,他们又如亲生父母一样帮助小诚办理了婚事,建立起自己的家庭。而王进英的脸上,也刻满了岁月的痕迹。去年冬天,王进英夫妻去丹东看小诚的时候,小诚对他们照顾得无微不至,给他们拍穿着民族服装的照片。小诚对王进英的两个亲生女儿也和亲姐妹一样,关系处理得非常到位。

“田小草”王进英的故事在当地传为佳话,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母爱的无私和伟大。这份跨越血缘的大爱,将永远流传。